

《鹤西文集》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《鹤西文集》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5869476

10位ISBN编号：7805869472

出版时间：2003年1月

出版社：云南美术出版社

作者：鹤西

页数：57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www.tushu111.com

《鹤西文集》

内容概要

上篇 诗歌《野花集》

中篇 散文《野菜集》、《初冬的朝颜》

下篇 杂文《居京杂记》

篇后 译诗 译文 书评 书信 谈话

附录

精彩短评

1、鲜活的人生，精湛的语言。

1、九月初五，此间高温未退，唯有困居家中，胡乱读写聊以解忧。瞥见窗外草木于烈日热风中摇摆挣扎，因思及人的际遇也堪一比。草木的艰难，全在外界，而人间之忧患痛苦，却泰半源自内心，欲有不足辄妄念频生，近日来的种种滋味，虽然未便言辞，隐约看去，只如古槐词人所谓“思繁虑乱，不可以说”吧，而每每躬身自问时，又难免“忧从中来，未可断绝”。人生的苦味，莫非这也算一种。

正陷此中时，门外邮差相唤，赶忙请回这《鹤西文集》，拿在手里不禁畅然怡然，有“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喜”之叹。此前的种种，大可暂时抛诸脑后矣。想买这本书已有数年，不知道怎么就耽误了下来，以至迟宕于今。此前就已经买得程先生选集一种《初冬的朝颜》，轻简小册，极便坐卧快读。循例还是写了几句题记，先钞在这里：“数日来郁热不堪。昨宵始有好雨来归。晨起则声乱如群蛙，风动振林木矣。至校后。立廊前见山云弥漫，水汽翳郁，如在目前，因忆及前数年峨眉山仙峰寺之奇遇，但觉心眼俱润矣。坐窗前，阅鹤西先生《初冬的朝颜》，其文淡而弥笃，清而渐远，且无不食烟火之故为清高，亦无枝蔓如藤之零散芜杂。大约言之，其少作清贵如酒，老作清和如茶。展卷辄怅恨快读易尽也。”

今日读此集，仍作如是观。《朝颜》为选本，《文集》则有全集定本的意味，虽然校对误差亦未能绝。后来偶然在网上读到钦佩先生的一位后辈的信函，才知道这本文集的行世也是颇不容易：“鹤西文集是自费出版的，那是鹤西先生的一个学生评上了中科院院士，手头经济活络，所以拿出6万元，家属自己贴补1.5万元印出来的。这部书，除了出版社留了一百五十册样书兼给图书馆做馆配之外，余下的全部由家属包销。家属并不是图书商人，也不知道怎么卖，基本上全部是分赠亲友与鹤西先生旧日的学生（每人寄赠十册）。你在网上能够看见的，都是赠书流散出来，其流散地，集中于云南昆明（鹤西先生生前在昆明工作），湖北武汉（先生是湖北人），以及北京（文化圈很多朋友）。这些流出来的，几乎全部都是赠书。至今仍有数百册鹤西文集，原包未拆留存在作者家属昆明与北京的家中。”

先生的文字，和当下沸腾粗野的时代风气不合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但是仍然不忍心不为这部书多说几句，虽然是野菜野花，却自有此时所缺失的清秀灵气在，辛弃疾说：“城中桃李愁风雨。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仿佛正是为此而设。先生自己大约也知道这样的美学追求注定是自己静静的喜乐吧，“自己是自己门前卖花人，那条小巷也正是自辟的蹊径。真的，明早醒来，我将不知道我的一篮花果是几时都卖脱了。”

全书颇厚一册，近六百页，鹤西一生艺文小品，大约尽在于此，全书脉络，为上中下三篇，以及《篇后》和《附录》。上篇为新旧诗合集《野花集》，收录新旧体诗近百首，只是不知为何，有相当部分佚诗存目。中篇为散文集两种：《野菜集》、《初冬的朝颜》。下篇总题为《居京杂记》（中间应该是误收了一篇他者撰写的文字《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》，其文其意都不大可能是先生自述。）单就文字论，我当然更喜欢先生早年间仿佛六朝小赋般清丽的简短篇章。和庾子山一样，实则这些散文都是当作诗在写，《房子》《栽花》《落叶树》《饶舌》《春天》，一个个平常无奇的题目，一篇篇毫无情节的描写，似乎是纯粹的线条勾勒白描，却不会叫你觉得空洞，觉得造作，顺着作者的笔触，不知道就漂荡到哪里地方去了，像极了李义山的句子：“几时心绪浑无事，得及游丝百尺长？”

比如，《房子》的结尾“我也爱看雨中的房子，仿佛越是大的雨，它越能不慌不忙地承受，一个个雨珠只助成它谈吐之好看罢了。黄昏温静，积水盈庭，我们看那灯火阑珊处，不正是其婆娑的倒影吗？或有如此时，风沙俱起，则它又最是一个无可躲避的风尘中客，一任其磊落之胸怀来肩负了。”他写了什么吗？好像什么也没写，只是一段一段的印象，一段一段的感觉，作者仿佛稳居网中的“蜘蛛”（原谅比喻有点不伦），却偏偏不去捕捉蚊蚋虫豸，反而在春风微和或者秋雨如丝的光景里去留意飘忽的雨珠风片，落叶或者尘埃，把小小的网窠布置成自己想像中的模样，不管其余。

《篇后》则是译诗、译文、书评、书信、谈话。译诗只有一组，即《奥玛四行诗》选译。诗前且更译有小泉八云介绍文字一篇。译文也只一篇，小泉八云的《什么是最高的艺术》，这其中的思想，应该和先生的追求一致吧，“假如一件艺术品，不论是雕塑、绘画、诗或者戏剧，假如它不能使你在看后感觉到更仁慈，更慷慨，在道德上提高了一步，那我就说，不管它怎样灵巧，都不能算作最高的艺术。”

我读先生文字，也每有这样的感受，不论是早期的青春灵动，还是晚年的娓娓而谈，都令人有心平向善的安静。单列的书评也只一篇，是《废名讲诗》，该是先生晚年用心之作，重点是在他讲解新民歌上的真诚和投入。在致扬之水的信中他说因此文而“自己觉得很对得起这位亡友，还了他‘全人’的面貌。”

书信是这部《文集》里除了散文而外我最喜欢的一卷，无论是给子女晚辈的家书，还是同事学生的信札，以及致文艺同道的推敲往复，都是既真诚又深刻，没有老者的凌驾之风，当然更没有昏愤糊涂之状

《鹤西文集》

，真是比傅雷家书更厚道更苦心的了。尤其值得一提且此前从未知道的是致扬之水先生的一组信札，其时扬之水还在《读书》编辑部，编读往来，谈书论艺，读完后不自然地想起谷林先生的《书简三叠》，都是淡远清言足以解腻的。先生的诗文少作，可放入三四十年代大背景中去看。其时内忧外患，而仍有少数特出青年，坚守艺文正途，有醇净的努力。鹤西的文字，和同时的废名，梁遇春，沈启无，林庚，陈翔鹤，卞之琳，李广田，辛笛，陆蠡，都可算气息相近者，大多立足传统中文的根基，加以西方文风的轻拂浸润，尽力免除简单粗暴的时代风气的沙砾，守护典雅纯正的艺术幽径。他们并非故意不看人间，并非餐风饮露故作高洁，只是在满贮关怀现世情感的背后，用静静炼就的一颗诗心，去尽可能消融与时代俱来的那点戾气与喧嚷。因而时过境迁以后，这群当年的年轻人的文字还能在流沙幻影中存有坚固而清晰的雕塑。对鹤西本人而言，这样的一段历练并不长久，其后他逐渐离开文学创作的场地，去到更单纯更理性也更冷淡的水稻研究中去了。事后看来这真是幸事。四九以后，他能全身而退不受什么干扰冲击。唯一可惜的是读不到那一卷如六朝小品般的短章了。晚岁平静之后，作者再执彤管，文字更老到，意境更醇厚，关键是那颗诗心一直未丢失，“我可以除了照顾我自己的内心以外，不必再追求什么身外的东西。”故哪怕是抨击社会伧陋浅薄习气，也能自然成文不显老迈之态。这样的淡泊自然，平静朴实的美，最值得驻足观赏，久久不去。写到最后，还是翻回《文集》的开篇，重读扬之水的《序言》，真是写到不能增减字句的地步了。知堂老人写序言最喜欢乱跑野马，似乎是专说不切题的话，而这里不同，每个字都落到关节上，同样也耐得住反复咀嚼，索性再钞一次作罢：“谈书，谈人，谈生，谈死，超然物外的洒脱通达与立足人间的一丝不苟全都在这里面。正所谓‘天上人间处处都值得关情’。明净澄澈的文字里，平章花木、月旦盐柴的琐细中，有着五柳先生的淡泊与不淡泊。不过少了些‘猛志固常在’的愤激，更多一点儿关注中的同情与焦虑，而语气总是平和的。曰‘野花野菜’，固为自谦，但也不尽然。长在墙角阶前、旷野田间，生也从容，绿也随意，免受修剪之苦，免遭割取之灾，远在观赏者视野之外，惟一缕青草气息散散漫漫若有还无——野花野菜的生存方式，倒像是更为高妙，至少，是自由自在的。”

《鹤西文集》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www.tushu111.com